

## 替身演員——〈完美嫌疑犯〉

文 陳怡君

### 真實的犯罪地點

〈完美嫌疑犯〉現身的地點，街道、招牌、路標、商家店面、大樓、電線桿.....，整個畫面充斥的都是最真實、最不起眼的現實景觀，沒有任何遐想空間。（註一）堅持以素顏露臉的現實，如一只煙蒂，很容易被人輕易踩過。高高低低的建築緊密縫合在背景中，平庸、目不暇給的廣告看板鋪滿文字，卻找不到記憶可下錨的地方。

許哲瑜的相機依報導訊息來到案發位置，重疊在金華路三段的斑馬線上，快門一閃，所有空間資料瞬間吞入了記憶體，快速又鉅細靡遺。依著報章雜誌的指南來到這所在地，主角已銷聲匿跡，手捏著刊載的報紙，只有壓扁的煙蒂可證明事件曾在此點燃.....。八張左右的照片，依敘事的動線設定好前後順序。修圖的後製工作開始把螢幕渲染成黑白色系，顫抖的邊角也仿造出映像管老化的效果。當代的新聞件景觀被轉輪成古老的視訊特質，在這靜止的畫面中，只有樹、旗幟在風中晃動，空氣瀰漫著蕭瑟氣息。風與凝重的烏雲，是畫面中唯一洩漏情緒的元素，許哲瑜在影片裡編寫了天候、光源。現實的風景經電腦處理後，不再輕易被腳步踩過，強烈的暗示性預告著有事件即將發生.....。

地點通常可以形成多種質性與力量，而它自身就是一種總體綜合...，相對地，質性與力量則會變成地點的力（forces）。地點與它的力量相互捲曲而出現在人物身上並作為對該人物的挑戰，另一方面組成一個人物置身其中的情境，人物為了回應情境、調整地點、它與地點、情境以及其他人物之間的關係而作出反應。（註二）

在〈完美嫌疑犯〉裡的空間，當時間、預謀、環境等要件備齊後，這些元素的聚合產生了某種召喚力，為了回饋此情此景似乎需出現某些人物，用特定的行動去回應這不安的氛圍。人與景是某程度的共犯關係，拿著槍對決的少年與那條金華路享用著相同的質性，槍響出現在空氣中是一種力量的釋放。當顫抖的情緒以高漲到某臨界點，爆裂讓影像中所有元素都得到抒解。

### 反串的「無姓之人」

戲劇形式中有男扮女，女扮男的特殊現象，用顛倒的性別進入劇中角色。在許哲瑜作品中則是用虛擬人物取代了真實百性的位置。他抹除了一個個真實的對象，將事件內容完全注入在繪製的「無姓之人」。（註三）這些在脈絡中被反串的人物，其實都擁有非常鮮明的色彩。流氓、酒促、角頭、弱障.....。這些不穩定的份子各種“意外”的製造者，也是出現在新聞報

導上的常客，但被許哲瑜置入在影片中的人物，只有一男一女兩種形象。這兩人可涵蓋幫派份子、凶神惡煞、老弱婦孺、上班女郎.....，兩個繪製的固定形象將所有差異給囊括了，他抹平了所有罪犯或受害者的個人特徵。這種角色反串的不是性別，而是虛擬與真實。

在這裡，「無姓」等於百姓，他可以成為任何人的替身，在作品裡擬造的人物是個代名詞，為「he」和「she」兩個有性別之分的詞性，同一形體甚至有數個分身。當這角色在各情境下演繹起各種動作時，每個虛擬人物都是緘默無表情的演出者。「無姓之人」是個代言人，內心的情緒起伏、掙扎、撕裂卻不可見，對話是情緒逐漸增溫的要素，但示意圖只展示關鍵性的動作與結果，這就是當代示意圖的重要特徵。「無姓之人」的存在是為了演繹事件，而不是活進這當事人的情境，他屬新聞報導的工作組織，應具備公眾性格而非真情流露。這身材高窈，蓄山羊鬍、短眉小眼的男性人物，是個無名無姓的替身，以最經濟實惠的方法出現於個個需要他的場合。

## 示意分鏡圖解

作品裡，每個動作的線條言簡意賅、精準到位，許哲瑜對於人物姿勢熟稔的掌握力，在在反應於各種不同動作下的肢體曲線，與不同視角所觀察到的透視結果。這樣的精準性格好似一切都是電腦運算的結果，許哲瑜即是利用這樣的語彙去強調出“示意”的特質。當新聞媒體意識到圖示說明，比文字符號更能適應這資訊爆炸的社會環境時，越來越多的「示意圖」甚至「動新聞」不斷擴充地盤。圖像繪製的成品以更快的效能被人吸收，觀眾也在媒體訓練下日漸增強閱圖的能力與默契。原本連續、流暢來不及回顧的犯罪動作，為了達到清楚解說的功能，每個動作都有清晰明確的動詞，先支解再設定程式所呈現的機械感，讓「無姓之人」成了最完美的示範員。

〈完美嫌疑犯〉的每個動畫，大約用十幾個的分鏡所組成。分鏡的選取與串聯決定了整個情節的發展與走向。許哲瑜在編輯這些影像的次序時，操作類似蒙太奇的剪接手法，時間是個流動的切片，可因不同的剪接效果呈現不同的肌理。就報導工具而言，分鏡的接合講究邏輯架構，整個時間陳列大多有因果關係。但作者卻在其中置入一些無法解讀的「錯接」鏡頭，突發奇想的仰天鳴叫聲，發生在這些臉孔一致的男性角色，不知所云的跳離。錯接不是一種連續性的接合，...其自身就是一種開敞相度，.....它實現著畫外的另一種力量。錯接就是全體意欲逃離組成部分及整體集合的趨勢。（註四）

原本流暢的示意圖，演員盡責地採排出案發時的動作經過。但鏡頭銜接到一個脈絡外的影格時，這如同在影像中劃下的休止符，它暫時地對外開放給行經的訪客。許哲瑜在敘事的情境下，用錯接手段凸顯了作者主體的存在，它是個錯愕，也是往外逃離圖示系統的動力。尤其在數位藝術中心展廳，五個影片並置成一長列時，觀者的眼光隨時可躍入鄰旁的鬥毆、情殺或偷竊的劇情，並置、拼湊的螢幕也誘發了錯接的觀看效果，在不同情緒力道的拉扯下，整個影像運動因此出現舒張、收縮的作用.....。

## 回嗆的一張臉

反觀新聞媒體所呈現的「示意圖」，它是建構起認知的冷感消化器官，理解是把訊息接收、解讀的過程，瞭解一個事件的原委即是消化的終點。在這體制下的報導圖像用科學分析的方法邏輯，去確保每個步驟都正確地傳達訊息。「動新聞」也是這類型的理性工具，聲明卻不具介入的姿勢現身說法，為了闡釋事件發生的地理空間、當事人的互動模式，為重現犯罪進行的手法與工具。繪圖輔助性的存在，它不只陳清了文字、語言的模糊地帶，也助長了觀眾對理解獲得的確定感。

理解的路徑會在消化完成瞬間降溫，如數學習題的運算，解題後即把問題遺棄，轉身尋找下一個挑戰題目，迎面而來的有詐騙、車禍、墜樓……等待探究。一天固定餵養數則社會、政治、娛樂、藝文體育新聞……，消化速度很快、遞補效率也很迅速。許哲瑜的作品〈完美嫌疑犯〉，輸入了示意圖的理性血液，去勾勒一則則地方新聞。最殘暴或不忍目睹的命案，經過理性腔調的聲帶述說，激情成分可以全部得到蒸餾。透過圖示的濾化器，入喉的訊息不會被腥羶味給嗆到，因為示意圖的傳達過程不會勾起同理心，也不會引來互為主體的感受。

但是許哲瑜在電腦繪圖的過程中，賦予了「無姓之人」不該有的特徵一臉孔。人腦組織裡有個區塊—顳葉，專司臉部辨識、記憶的職責，臉是個重要的符號，一組五官的形狀與位置即可牽動最細微的情緒反應。在人偶刻上五官等同刻上性情，尤其黑色山羊鬍的性格最為顯著，平頭的髮型、下垂的眼角、一再出現的未來跑車，對這樣一個離奇的人物形象我們已產生記憶的沾黏。理解用的「無姓之人」原本應該像臉盲症患者的記憶，不留任何指認的結果。（註五）但許哲瑜的形象卻讓人產生銘印作用，在訊息消化的時刻，喉頭回嗆了一下……，這替身的臉孔無形中已吸吮群眾情緒，他不再是個無姓之人……。